



人倫部

宗族

不肯通譜  
同姓通譜

妄認譜系並附

姓氏

姓名

更易姓名  
命名 命字  
姓名偶同

稱呼名諱

袒父母

父母

事親同舅姑附

父子

餘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母子

後母

乳母 伯叔母 庶母  
慈母 保母 出母

認子

雙生遺孀子並附

前後身

教子

父教母教 教姪見諸父門

愛子

知子昧於知子附

有子

不肖子附

事文後集

160  
813



43  
16D  
13

宗族

人倫部

宗族

不

和

和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blue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利  
268  
13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一

明治年月日  
春贈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宗族 同姓通譜 不肯通譜  
妄認譜系 以上並附

群書要語 以親九族注 上至高祖 下至玄孫 夏侯歐陽等以為

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 妻族二 堯典疏 角弓 刺幽王也 不親九

族骨肉相怨小雅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 周室道衰 棄其九族 同

古今事實

上豈無它人 不如我同姓杖杜

散金宗族

疎廣棄官歸家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在時頗立產  
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言此  
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且此金聖主惠養老臣也宗族共享其賜盡吾餘  
日不亦可乎

三世共財

樊重世善農稼好殖貨二世共財上下戮力財利歲倍皆至鉅  
萬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樊宏傳  
北富南貧

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然北阮富而南阮貧詳見七夕門

百口同爨

魏楊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北史

妻勸異居

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鳥巢令聞  
且鳴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耶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  
餘知其謀斥去妻召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

同居書忍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公藝書  
百忍字以對孝友傳

三世同爨

事類彙編 卷之一

博陵崔僊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僊為首生  
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鄴外臺尚書郎鄴  
廷尉卿郇執金吾鄩左僕射平章事鄆而邠及鄴五知貢舉得  
七百四十人邠昆仲自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

擊鼓會飯

裴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常擊鼓會飯  
犬亦共牢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之有畜  
犬百餘亦共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小學  
計口給餉

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

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綰遺親族

范文正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  
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天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親戚見我生  
長幼學仕行爲我助喜我何以助之哉厄史

自叙宗衮以下係同姓通譜

謝康樂稱太傅爲宗衮

與巫通譜

唐趙彥昭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挾  
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力也  
尊爲父兄

李義甫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

呼為叔父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威遣使賂遺自叙宗姪呼為叔父六帖

同譜復命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山谷作黃育字序

不許還譜

以下係不肯通譜

杜正倫求與城南諸杜同譜不許街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利既鑿川流

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不振

不妄認祖

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筆談

遙遙萃曹

以下係妄認譜系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閱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萃曹

認郭汾陽

五代唐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家世鴈門豈其

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韜曰：然則固從祖也。

通譜方相

唐有士人姓方，好於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蓋豐邑坊乃造凶器出賣之地。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至此。有士人李璋素好訛謔，題其後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族譜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身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它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它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始於縗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

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	今為吾兄	吾疾在身	兄呻不寧
數世之後	不知何人	後死而生	不為戚欣
兄弟之情	如足於手	其能幾何	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蘇氏族譜亭記

蘇明允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訖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懽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告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慨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足見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旌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



義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子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離處。謹諱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黷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彷彿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

書其事而缺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為誰。而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蘇人也。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奠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之

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矣。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妾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鄉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書以遺於世云。

劉氏義學訓

朱元晦

始予守南康，隣境德安有宰焉，為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為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狽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為若等力請于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

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為異鄉鬼也。民間是令下為之感泣復相與携而歸。眾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切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懸隸者。每遣掾吏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斯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及得納謁劉氏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為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歡。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

則又出新安餘俸為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緝丘隴。周郵族姻者。亦取其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為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教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嘆曰。公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入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於六品家。雖温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匪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利祿。而求温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

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群居於此者試以此  
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  
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云

義莊記

陸務觀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  
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  
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顧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  
尺其如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  
於地下不獲於仕進爲時甫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  
乎於是欲爲義莊畧用范文正公之樂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  
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事於碑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

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於忘之蓋以  
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  
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  
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  
兄弟曾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  
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  
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  
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  
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之能爲  
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  
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

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隣  
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堤以豐衣食  
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  
而專利或蓄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壯挾有力之助而  
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  
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  
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  
於朝宦于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不知愧且慕者  
豈人情也哉于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  
云

時當會族

謝昌國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會族雖無事亦當  
一月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  
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近骨肉日踈者只  
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 善勸錄

古詩

命字

陶潛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世歷重光御龍勤夏承韋翼商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  
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下有漢眷余賢侯謂聞舍見功臣表於赫  
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登臺  
丞相謂陶青見功臣表允迪前蹤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

道蒙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宥在我中葉桓桓長沙謂陶侃也惟茲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真茲愷喜嗟余寡陋瞻望非及顧慚莖髮負影隻立後段見姓名門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 并序

陶潛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太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悟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渺徂感彼行路眷焉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諸氣各輝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伊途云邁在長忘同

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想湘渚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昭茲話言進實雖微終在為山敬哉離人臨終悽然款襟或遼音問其先

示從孫濟

杜甫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其根阿翁懶惰又覺見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其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律詩

吾宗

杜甫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贈益陽成之主簿并引

黃魯直

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于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晦甫侍御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年五十有四被召而沒於道上將啓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濮園事所謂歿而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於世者故作詩導之兩祖門中種陰德名塞四海世有人諸兒莫斷詩書種鮮有無雙從其縉紳

又

人間鄉相何足道曾次詩書要不忘男兒邂逅起屠釣何如林中日月長

詩話

不重宗盟

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太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感彼行路眷焉躊躇蓋深傷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則尊祖之義掃地矣

陽秋

# 姓氏

群書要語別生分類注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舜典  
 錫土姓注以所生之土賜之為姓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  
 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禹貢姓者生也以  
 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  
 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左隱公疏天子賜姓命  
 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係百世使不相別  
 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  
 在下也史紀注

## 古今事實

### 帝王同姓

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  
 帝為有熊顓帝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  
 禹為夏后而別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稷為周姓姬氏史舜紀

### 以土為氏

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因始所生地而為之姓唐張說傳舜由媯  
 汭故陳為媯姓史穆王使造父攻徐偃王破之乃賜以趙城由  
 此為趙氏史

### 以封為氏

文王封子特叔於沈其後為沈氏 太公望本姓姜氏封於呂  
 故曰呂尚其後為呂氏 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閭其後為閭氏



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其後為韓氏 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其後為魏氏 宋公子段食於褚其後為褚氏 宋太公食於蕭其後為蕭氏 楚賁皇食於苗其後為苗氏 晉叔向食於楊其後為楊氏 杞之後食於婁故後為婁氏 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故後為歐陽氏

以名為氏

陳伯袁之後為袁氏 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 衛公子惠孫之後為孫氏 宋公子樂父之後為樂氏 宋司寇牛父之後為牛氏 魯閔子騫之後為騫氏

以官為氏

祭仲初為祭封人守封疆者後以為氏 漢孝文時居官者長

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以字為氏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答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以物為姓

伯陽生於李樹下遂指李樹為姓 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後之子孫因以為氏 第五倫其先諸田徙園陵多以次第為氏 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身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遂以陸為氏羽為名而字以鴻漸

以字而訛

周封高陽之後於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而氏朱周武  
 王子邾叔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而氏于東晉本疎廣之  
 後曾祖避難去足為東民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  
 上可改為民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  
 今離析文字橫生忌諱是誣祖也吳志秦據避仇改為棘文  
 潞公本姓敬其曾太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唐復姓敬入  
 宋其太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  
 文氏或為苟氏然敬字從著音棘非苟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  
 一偏也聞見後錄

以聲而訛

蔡伯喈作郭林宗碑曰其先出自周王季遷國命氏或謂之郭  
 即其後也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西遼時燕代多冠步搖  
 冠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為慕容且以為氏前燕錄嵇康本  
 奚氏後奚易而為嵇唐辛替杏本夏啓封支子於辛莘辛聲  
 相近遂為辛氏本傳注

因事而改

車千秋本齊田氏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  
 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賀姓本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  
 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唐源乾曜本秃髮傳擅之子賀入  
 後魏魏太祖謂之曰與鄉同源氏遂以為氏乾曜蓋其後也傳注  
 唐席豫席出安定其先姓藉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更易姓名見後姓名門

冒姓不一

漢灌孟本張氏後為灌嬰舍人冒姓灌氏 衛青父鄭季給事  
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 婁敬勸高祖都關  
中賜姓劉 夏侯嬰為滕公隨母養外家因姓孫氏 鄭注本  
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號為水族 負半千其  
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仕宋及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  
因姓員氏 李元亮本姓安氏少為駱奉先養息冒姓駱氏  
李勣本姓徐氏後賜姓李封英國公 李抱王本姓安名重璋  
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賜姓李改名抱王 五代劉知遠其先  
沙陀部人冒姓劉氏 石敬瑭其父臬振雞本出於西夷其姓

石氏不知其始

作氏族志

唐太宗詔高士廉與谷文本等廣天下譜牒詳考史傳作氏族志

號肉譜

李守素為倉曹參軍通姓氏學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歎曰  
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此名豈雅自耶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  
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

為世譜

歐陽文忠公蘇明允各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以禮太宗  
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然皆足以考其世次余切惟文忠所謂不  
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誚世之人可

可謂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為之譜斯言恐未為得也塵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氏有九

凡氏之興九事賜氏於國齊魯宋衛也賜氏於謚戴武宣穆也賜氏於號唐虞夏商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潛夫論

姓氏更易

譜牒之不明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而致然

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疎之後乃為東民之後乃為氏閩人避王審之諱則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之類甚多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眾則譜不可以不知也塵史

姓氏不同

呂伯恭

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謚為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

李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別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為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

分別姓氏

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于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此即因生以賜姓也。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

朱語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姓名

姓名偶同 更易姓名  
命名 命字

**群書要語**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下盡心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坡文

**命名**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內則

**若字** 已孤，不更名。曲禮

**命字** 男子二十，冠而字。曲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郊特冠禮，祝

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字曰某，父爰字孔嘉，髦士

攸宜宜之于嘏永言保之儀禮

詩句功曹上其言是日當登名韓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坡

問之不肯道姓名杜不通姓字龐豪甚杜南宮起草舊連名韓

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坡我名公字偶相同荆公

古今事實

父母史無姓名

前漢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瑞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高祖之父漢史不載而其名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演繁露

欲逃姓名

後漢韓康伯字伯休賣藥長安市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一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逃名今小女子皆知我何用藥為

不告姓名

李白失意遊翠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無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視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裡不得我騎驢據遺錄

草木知名

德宗徙張萬福為濠州刺史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

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因復賜舊名

虜問姓名

裴度討吳元濟平淮西以功封晉國公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幾狀貌孰似本傳

名覆金甌

元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問之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

書名探丸

宣宗命相必探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之成丸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始命草麻

探名瓶中

五代盧文紀形貌魁偉廢帝奇之及帝立欲擇相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告天以筋探之首得文紀欣然相焉惡其姓桑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勸勿舉進士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散則改而他仕卒及第

虜敬司馬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謹毋生事開邊隙

婦孺知名

司馬公上疏論新法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 行狀

名聞宮禁

王樞密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德初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宮禁也 歸田錄

醉人不識

東坡云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回李端叔書

兩曾參

以下係姓名偶同

有與曾子同姓名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

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生身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杵踰牆而走 戰國策

兩毛遂

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子矣既而知非真毛遂 西京雜記

兩子夏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曾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本傳

兩孟公

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聞曰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兩韓翊

韓翊唐德宗時制誥缺入上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所司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與此韓翊

二人同名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鄉必成名今以吾名與鄉故雍與伯喈同名後魏游肇為廷尉時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守正不許高甚銜之往時學士入劄子不着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

學士遂着姓以別之其後遂皆着姓歸田錄

子名類父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柱上因問有杜家見否曰有任百看之記得柱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字為鴻漸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汝之名字當為旁而曳脚也名字且前定况官與壽乎

名同古帝

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苗蔡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各宜降郊官贄奏曰凡有諸想之輩多非信實之言

真文忠德秀，太學衍義云：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諛者以此誣之，可謂空矣。使無宣公庸得免乎？宋仁宗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諛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改名曰庠。然仁宗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欲堅說者，其必以仁宗為法。

改名作相，以下係更身姓名。

范曄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襄王聞曄辭，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曄辭謝不受。賈聞之大怒，以為曄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人召擊曄，折齒搯目。曄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曄及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既相秦，魏謂秦相張祿而不知。

其為范曄也。秦東伐韓，將及魏，魏使須賈求成於秦。曄聞之，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傭賃，賈良之，留坐與飲，更取一綈袍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曄曰：主人翁習知之。唯曄得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辭歸取大車駟馬為賈御之。入相府，曄先入，賈待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此吾相張君何范叔也。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謝罪。曄曰：爾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因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側，令兩黠徒夾而食之。數日，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更名去位

范蠡事越王竟滅吳雪會稽之耻稱大將軍以為太名之下難  
居乃裝其輕寶與其徒屬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  
於海畔居無幾置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乃  
歸相印盡散其財以與知友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  
天下之中通為生自號陶朱公

更生改名

劉向本名更生恭顯等誣譖堪猛更生傷之乃著疾詭摘要後  
更名向

既貴歸姓

范文正公二歲而孤隨母改適山長朱氏遂冒姓朱後歸姓范

以甲乙名 以下係命名

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  
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實故以甲  
乙為名也 白虎通

以尼丘名

叔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丘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  
丘字仲尼 史

以鯉名

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為瑞故名鯉  
以柳樹名

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故號曰柳下惠 淮南子

以同物名

威六年九月子同生丁卯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下生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成季生而有文在手遂命之為友唐叔

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名虞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

山遂取於物為假若伯魚有人名鯁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物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

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

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禧侯廢司徒禧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

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教

更以其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善同物命之曰

同左後漢鄭玄孫小同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亦

同後漢書

以旌師名

晉穆侯伐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旌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字也夫名以制義義以成禮易

則兆亂君命太子曰旌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以於菟名見虎門

以蘭名見蘭門

以慕賢名

司馬長卿父母愛之不欲稱氏名太子慕蘭相如之為入遂改

名相如

以門閭名

晉賈充字公闓父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闓之慶故以命名字焉

以名為戲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拙於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字則未聞 以下係命字

孟子名軻字則未聞或曰字子輿一字子車

以臺命字

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其祖為御史岐生於御史臺因字臺鄉

諱犯父字

魏司馬朗字伯達九歲客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魏常林事同見年齒門

以戲命字

阮季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季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便可以遙集為字咸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姓氏諸說 見前姓氏門

名號花書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橫畫又多帶過。嘗有密譏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畫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石林燕語。

名同行異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祚。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耳。雜記。

慕古賢名

顏之推

昔司馬長卿慕蔣相如。故名相如。顏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面。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鄙才也。昔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旁觀。猶欲掩耳。况當之者乎。家訓。

名本而字末

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為謂為人所尊。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于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

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略且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名者已之所以承尊尊者之所以命已字則已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稱已未有用之於尊而為卑用之於卑而為尊者也太平御覽載秦記

雜著 係命名

二子名說

蘇明允

輪輻蓋軫皆有軾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荒車也軾乎吾知爾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仕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其免也矣

童子林子名說

陳君舉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以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繁而無當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天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鞅庚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



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則姑徐徐而已耳蓋亦及其本乎雖然  
二子以自治之請來余又何可辭之於是名童子曰用中林子  
曰毅童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  
由是焉而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  
入彼里名豈足以免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  
然則二子之請於余余不容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  
之意而已矣

朱甥子臧名說

陳君舉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子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  
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  
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

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係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  
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愚莫大於無  
慕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  
為善矣吾故名爾曰子臧而猶未爾字越十年吾將爾考焉而  
不負吾名字爾未晚也

古詩

命子 前段見宗族門

陶淵明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庄百有心奚待於我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  
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詩話

同榜改名

宋郊字伯庠在翰林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訖者公因請更名嘗移書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荅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登第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荅詩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雜著 係命字

字可為氏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絳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

古不諱字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朱語錄

江南祝有道字序

黃魯直

黔川祝林宗因知命問字於涪翁涪翁字之曰有道而告之曰漢東國士惟郭有道尚友千載雖遠可到廓爾曾次以觀群蹠張說子難字說

黃魯直

南陽張說子難嘗以名字求余為序余辭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温成后家門戶方燁燁然觀子難折節僚友間如寒士不可

謂不智。予嘗以人所不能其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強強。且智是將升君子之堂。孰能禦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怒而去。可以拊而來。皆凡民耳。維君子於此道。飲則列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張樂則鍾鼓爲之。說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脅肩求入。獻笑不情。必且莫逃於冰鑑之中。雖然。聾者妙於見。秋毫之末。而瞽者聽微。惟絕利一源耳。不害道者。無自而入。道審成爲少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溟。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在已則昧。在人則昭。此亦學士大夫之同病哉。君子之待人也。或不屑之。教誨。紳人之司。嚙使我化。而與之歸。故神兵經物而不疾。其鼠齧人而不知。寇

在外而關壯弱可不戒哉

# 稱呼

**群書要語** 國君不名。鄉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其不敢與世子同名。曲禮。自稱曰老夫。曲禮。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語。古者稱師曰先生。韋昭辨名。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之。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朱語錄。

**詩句** 甚愧丈人厚。杜。愁吟獨老翁。杜。時呼張丈喚敖兄。白。晚歲當爲田舍翁。柳。今爲紅藥主人翁。歐。

古今事實

天子稱朕

始皇已并天下。李斯等議曰：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注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

稱天子曰陛下

李斯等議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蔡邕注：陛下，階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側以戒不虞。謂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

稱天子曰官家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直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一夕上

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嘉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湘山野錄

自稱牛馬走

司馬遷上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

推尊曰公

馬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于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道曰鄭公鄉。



正輕重於懷抱

稱第行

北齊張稷為豫章王暕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劉逖為開府參軍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愔擇之負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一首中書侍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後中書侍郎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提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一時

稱張底

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嘗呼為張底後議事皆出入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隋唐嘉話

天子不名

李吉甫帝尊在之官而不名郭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輩行呼而不名權德輿作贄集序有時燕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

天下不名

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而不名元德秀天下重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

歇後鄭五

鄭祭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昭宗署班簿曰可同平章事時省吏走其家上謁祭笑曰諸君誤矣

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古今文集

雜著

稱家父家姑

顏之推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

姑女為家姑家妹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為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有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家訓

自釋

元結

河南元氏望也結子字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謀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襄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謂以聱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鈎加帶笠簷而盡船獨聱齧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

守著作不帶笏簪乎。入漫浪於人間，得非贅齒乎。公漫又矣，可  
 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鈞加於當世。誰是贅者，吾  
 欲從之。彼贅叟不歎帶乎笏簪，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贅叟不  
 羞贅齒於隣里，吾又安能慙漫於人間。取而尤汝也。醉人議當  
 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有，無  
 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笏簪，全獨而保生，能學贅齒，保宗而全  
 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

稱公非一義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  
 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  
 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

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  
 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曰公年之  
 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房公墓誌

稱閣下執事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  
 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  
 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  
 可通稱。又自卑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  
 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因話錄

封母加太字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



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大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于其婦既歿並祭于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

以尊臨夫于名義疑若未止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稱太皇太后稱母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却歸編

稱外姓親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後世分等第

洪景盧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耳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曾不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

容齋隨筆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洪景盧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二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且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矣夫

贈梅生說

陳君舉

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  
 姓配焉而著者蓋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襄著莫如孔  
 子孔子之徒則顏子魯子有子以子著餘未有聞焉春秋之所  
 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  
 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樗里子數人而已  
 劉氏七略以子稱者七十有六而獨荀子楊子著自唐韓柳今  
 天下未有盡子之也至於生著焉者蓋鮮魯有兩生楚有韓生  
 皆以生著者也漢之世則酈生賈生伏生歐陽生轅生高堂生  
 胡毋生而蕭望之號東海蕭生然不以生著天士豈賤薄人之  
 辭哉世之澆士甚於相誦下之所號乎上者匪君若公上之所

號乎下者亦匪君若公以子若生號人人則以怒予悲之今梅  
 生以技遊不藉乎四民而操印者之說以行乎世世之喜福而  
 懼禍棄天而憐人者則宗生而予非宗生之說者也以予疾世  
 之誦而又非宗生之說者則以生而號焉亦奚不足者而亦怒  
 以不受噫予何愛於君若公而不以悅生哉予而愛夫君若公  
 而不以悅生者宜亦有所感焉者矣生謂斯何遂以為梅生贈  
 詩話

聞人請官稱

呂某公歸老於洛嘗遊龍門還聞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  
 云思山乘輿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聞更不須詢姓字也曾  
 三到鳳池來 後山詩話

蘇蘇一

東坡解纜赴黃州山谷嘗避暑城西李氏園題兩詩於壁其一  
章云荷舞竹風宜永日水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  
喚謫仙蘇一來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一天似相薄  
志林

稱黃九下

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以數四山谷最後有曲九團蒲聽  
煮湯煎成車聲遠羊腸之句東坡見之云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故無外復和云車聲出與細九盤如此佳句誰能識志林

稱歐九見強記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 名諱

群書要語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徧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無公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  
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曲禮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三

古者不諱

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為其行而邦其昌周頌祀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此詩書不避也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

臣不為君諱

衛侯諱惡其臣亦有石惡左傳

漢唐為君諱

漢呂后諱雉令臣呼雉為野雞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唐高

祖諱淵改劉淵為劉元海改戴淵為戴若思下

以同字代父諱

司馬遷報任少卿云同子駿乘蓋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不避父名

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世說龔疎

內諱不出門

王述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尊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因名改官稱

羊祜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懷之為諱其名改晉書為辭曹焉

故犯其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讓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抵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其侮反深眾咸服其雅量北史

以諱為戲

王亮為晉陵太守時晉陵令沈嶠之性僿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廢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彼字亮父名彼當作無敬尊傍大為天傍無敬尊若是有心彼無心彼乞告示亮聞之惶恐不履下牀跣足嶠之撫掌大笑而

去齊書

以姓名為戲

宋殷淳字子季與何勗共食季羨盡勗曰益殷尊羨勗司空無忌也季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對客不犯諱

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一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書曰對十客不犯一人諱

不犯嫌名

范曄泰之子為太子詹事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唐曹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辭不受議者以中書係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禮不諱嫌曾乃就職

唐文苑英華

卷之三

三

諱稱父字見世家門

作史避諱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也作南北史易石虎以季龍易  
韓擒虎以韓擒成

諱樂廢飲

常尚書翼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君諱樂也丁用晦  
芝田錄

諱岳廢樂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  
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青箱雜記

諱石避行

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行狀

惟諱犯賊

包拯尹京禮上之日吏請家諱公瞑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  
有賊惡者翰府名言杜祁公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

何預馬公帥并門吏請家諱公正色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狂

法賊青箱雜記

避丞相諱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勸會曾魯公為相始作勸當  
以其父名會避之也京師舊事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  
魯公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今文集

避諱甚難

顏之推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臧逢世臧嚴之子也  
 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脩歲書有稱嚴寒  
 者必對之流涕物情怨駭揚都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沈與  
 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須得同訓以代之桓公  
 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短脩之目不聞謂布帛為  
 布皓呼腎腸為腎脩也梁武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  
 物為銷絹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紆有諱桐者呼梧桐樹  
 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  
 身自可無禁至於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虱長卿名太子  
 王脩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此土

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彼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  
 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有孔翁歸晉有許思妣孟少孤  
 如此名字幸當避之名字者當為孫地親識中有諱表諱周諱  
 清和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家訓

諱辨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  
 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相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用丘與匡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

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徧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諱嫌名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村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輩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官官官妻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贊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

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其於官官官妻則是官官官妻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或諱或不諱

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為季賀作諱辨特言在不爾微之說故愈父諱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尤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孔氏叢說

論漢唐國諱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剛私何以不為文武諱耶至於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皆未之諱故



禮有昌本之類。詩有夙發之詠。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通用一字則不之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公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一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其款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八孫教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為象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為高祖諱矣。及常璩諫詩有曰。總齊群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蓋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為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微秦晉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謂之蒯通。固為武帝諱矣。至於景帝名啓。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啓。每石之言。何為不避之耶。顏師

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歟。况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為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每曰與理同道。罔不與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為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為治。曰。久曰。政治。少懈。曰。魏亡。治功。賀即位。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何為不避之耶。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榮煩煩。舉常顛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淫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芬。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乎。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丞人矣。而韓賀

事類彙編卷之三  
即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  
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  
詩話

### 杜甫諱父名

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翮上戲蝶閑過幔或云恐傳  
者謬又有泛愛憐霜鬢留歡半夜閑余謂皆當以閑為正蓋臨  
文恐有自不諱也迂叟李國老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  
閑檢閱杜詩果無閑字惟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其寒食詩云  
隣家閑不遠後王祺本作隣家問不遠其又云魯閃朱旗北斗  
閑後見趙仁約說薛問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則知杜甫之  
不用閑字明矣 侯鯖錄

## 祖父母

群書異語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  
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 楊雄方言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曲禮 潘尼稱祖曰家祖 顏氏家訓

### 古今事實

#### 大父行

鄭當時之友皆大父行

#### 祖父視異

賈逵自為兒戲美常設部位祖父嘗異之曰汝大必為將 魏志  
以視與孫 見年齒門

見祖畫像

魏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郡太守官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乃下榻涕泣

祖憂後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待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可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遭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侍養祖母以下係祖母

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後徵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

念祖母病

齊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為宗曾子

祖母命名

李百藥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名

古今文集

雜著

陳情表

李密字令伯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



綉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

曾祖母薛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勅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永弼之家莫獲復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縝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靈翟弗副笄尚服享之

祖炫太子太傅制

蘇軾

勅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官某篤學力行道配前人在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祖母皇甫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勅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於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其官其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於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暨册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父母

事養同 舅姑附

群書要語 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曲禮父尊而不親 母親而不尊  
 表記身者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忌 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可  
 謂孝矣並同初六幹父之蠱九二幹母之蠱蠱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家人蓼莪我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莪者我匪我伊蒿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  
 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並蓼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  
 彼岵兮瞻望父兮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魏風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小雅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日月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

人無聞知無逸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孝經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同上事父  
 母能竭其力學而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里仁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同上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滕文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梁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盡心父能生之不能養之不能  
 教誨之首禮論 秦人借父耜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賈  
 誼策 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聶政傳

**舅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曲禮舅沒而姑老傳家事於子婦禮  
 記室無姑王虛婦姑勃磈非外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注記

也賈誼傳歌曰：尊尊董嫫，以忽顏師。古曰：尊董猶言尊姑也。廣川王傳

古今事實

舜為大孝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堯典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

文王大孝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禮

武周達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曾子卷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辨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辨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受擊

曾子嘗有為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不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未嘗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說苑

二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心澹吾心悲莊  
子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推牛  
而菴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  
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  
馬堂高九尺傳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  
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閔子之孝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沒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廬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

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一  
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家語

啜菽飲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斯之為孝禮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  
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  
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一失也少失交游寡於親友而  
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  
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于是辭矣立哭而死於



是孔子之問人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

老萊戲采

老萊子老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着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 高士傳

伯俞泣杖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說苑

休沐謁親

石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糞廁胸身 自 澣酒以為常

為親捧檄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守義手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王尊孝子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邛崃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故世以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捨養入京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難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難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

養志者歟韓文

諸生歸養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出之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歸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親存

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李邕撰郭元振行狀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富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弼毋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世所未有歸田錄

親老不仕

包孝肅公拯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者且十年當時莫不稱其孝言行錄

貴思養親

范文正公為參政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乏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蚤世吾所恨者恐汝老而曹享富貴之樂于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割股和藥

張密學奎性篤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母病遂愈行狀

割股進糜

雷孝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疾甚天錫從母奩中竊剔刀割股  
縷切真糜中以進父飲之下咽輒甦病良已范石湖作傳

姑留其婦以十係舅姑

鄒孟軻既娶經入室其婦祖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  
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  
戶視必下恐見入過也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  
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列女傳

自咎悟姑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  
對不食而泣姑恠問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悟竟棄之

痴聾姑公

宋庾仲文傳何尚之奏曰仲文嘗言不痴不聾不成姑公

託喻痴聾

隋長孫平為工部有告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文帝怒  
將斬之平奏曰諺云不痴不聾不成大家翁上乃赦紹 郭暖  
嘗與昇平公主妾慈不調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我父嫌不  
子主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  
也尚父抱駁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成大家阿翁小兒  
女聞闖之言大臣安用聽賜養而遣之尚父杖暖數十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事類彙編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六

鄂人對

韓愈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律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  
 愈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士以旌門使勿輸  
 賦欲為後勸鄂大夫嘗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聞其鉅  
 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  
 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  
 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乎孝之道又不  
 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為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  
 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  
 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  
 祿其子孫斯為法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

為罪滅絕為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思歸賦

王逢原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  
 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  
 亦素尚爾為吏負焉遐路嗷嗷晨為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鸞其  
 誰訴惟秋之氣寥傑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子嘗  
 秋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  
 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椀五出鴨脚受彩而微  
 移木瓜饌丹而成質赤乳之梨頰壺之橘峰湧滄澗楨檀漬蜜  
 膳羞則有鳩鵲野馬澤雉鳴鷓清江之膏蟹寒水之鮮鱗肩以  
 紫薑雜以芡苡鴈浮黃菊俎薦青韭坐山溪之松篁掃門前之

桐柳僕侍不詳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  
心之所樂安間里其滋味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  
所編心耻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乃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  
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患於厥後

律詩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

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恩光  
內帛擎偏重官衣美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  
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  
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甫昔時於許生處乞居指寺維摩圖樣

送唐州崔使君侍親赴任

白居易

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  
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  
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兼竹馬迎  
惟慮郡齋賓友少一盃春酒共誰傾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三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三  
父子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父子

餘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群書要語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學父作之子述之

中庸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禮運父子非禮不定禽獸無禮

故父子聚麀曲禮父者子之天喪服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蠱

卦父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卦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經父子主恩孟子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漢書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髮不然則臣於項籍也文粹馮用之權論慧種生聖痴種生狂越絕書

詩句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披汗血固應生有種

同上

古今事實

賢不肖不類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以賢叟為父而有舜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羹而不知世紀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

拜前拜後詳見世家門

橋梓為喻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世說

證父攘羊

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責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離婁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天運

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殺翁分羹

項羽聞成皐破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祖置大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怒子進諫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



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當洗沐歸具言參怒之乃答曰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是父是子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楊子

數過擊鮮

陸賈為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宅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為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父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首馬援以薏苡與訪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

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素違父命

有恨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渚下石磧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恨子前漢人也 太平御覽

遊父子間

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本傳 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唐却士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一二

却之間矣 同上

昇輿傳代

原毅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弃之毅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昇季之毅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且曰毅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毅為純孫 孝子傳 見太平御覽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五 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吾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見子不見父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逐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相門有相

見世家門

將門有將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祐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責子不賢

王述蒙顯授義之耻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子散父財

鄭愷好聚斂積錢數十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責不懷父

袁宏遷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不

遑啓不敢請之耳。溫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曰：風鑿散卽，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先，溫茲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感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如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訪索得父

呂尚之生，父友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

行人爲流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練一匹，曰：吾俸祿之餘也。及威爲徐州刺史，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譏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過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父子驍勇

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北史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搗供厨。豫章熊康父以醉被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不可絕食也。顏氏家訓

責子貴重

宋顏延之。子竣貴重。延之謂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殊有鳳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遠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盧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舍。

子入郡境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夫。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密。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采降。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想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濬。以想為節。

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懇  
令擊之以亂軍聲懸入城擒吳元濟 柳子厚平淮雅曰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  
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將軍 平淮碑

各得父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辞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  
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後之間以文  
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慈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對管華近

温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  
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事决於子

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取决於子瀉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  
甫之德裕瀉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為其子訟獄

諸子侍立

竇儀尚書本燕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  
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陳省華蜀人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  
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

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  
士大夫以為榮灑水燕談

朝服侍立

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  
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歸田錄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宋太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  
溥官職時王溥為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  
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于二  
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曰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邵氏錄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為榮而公踧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  
敢以入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  
子勇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  
法數為入沮方與程君議勇箕踞以坐太言曰梟韓琦富弼之  
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勇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遺書

父子著名

韓忠憲德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射續韓忠獻琦子

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以勲業著曹

武惠彬子武穆寶臣高武烈瓊子穆武繼勳並以武功著蘇

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號三蘇以文章著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鄭涵校理詩序

韓愈

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入皆曰是宰相子能承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

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來告來寧朝夕待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切載酒設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困詩

顧况

困哀閨也困生閨方閨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蒲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困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困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送李校書

杜甫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驥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誓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熳別意終感激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律詩

漢高帝

可正平

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何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詩話

拜家慶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

入蜀迎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娘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我父未歸家聞者怜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每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

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巳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略云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今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復齋漫錄

# 母子

羣書要語母氏劬勞凱風母氏聖善同上靡依匪母涉峭無房何恃夢我焉得謏草言樹之背注謏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衛風毋以子貴注妾子立則毋得為夫人公羊傳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漢文紀注慈母有敗子李斯上書

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歐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荆公分甘念母慈山谷

## 古今事實

### 壽母

曾侯燕喜令妻壽母曾頌

###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論衡蔡順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噬指以悟汝耳倚門而望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女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置母於誓

鄭莊公負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見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

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隱

母知子敗見知子門

齧臂別母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陵母伏劍

漢王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

母問平友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輒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為所半友  
母喜笑為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白母期友 見文友門

珍饌供母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白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  
為已設既而供其母母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拜之曰卿賢乎  
哉因勸令學以成德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鉤黨禁錮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  
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楫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  
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

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  
乎滂受教再拜離母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  
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為流涕考死詔獄年三十二

母為賊劫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劫質載以擊郡  
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妻皆被害苞葬訖曰殺母全  
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懷橘遺母 見橘門

失母心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効愚軼今失老

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被執存母

曹操執陳宮謂曰柰卿老母何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截髮待賓

陶侃家于廬江之尋陽為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家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得双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而去

母期子貴

齊王敬則母嘗謂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鼓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

指痛母亡

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葡萄遺母

見葡萄門

杜羔得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入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羔姊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

龍因得歸葬李肇國史東坡嘗書此事遺朱康叔云

母老被謫

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狐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播州詳見交友門柳子厚墓誌

母老出使

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

白雲孤飛見雲門

知子必貴見知子門

母識貴人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南部新書

親導母輿

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闕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母慮吟詩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是兒欲驅出心乃已耳

母幸其死

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其母福壽

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措紳榮之。

母疾心動

司馬池嘗奏各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乞早封母

趙康靖公繁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古今文集

雜者

閑居賦

潘岳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度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澆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伏臘之資。稟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李觀以著作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  
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謂公為文以祭  
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訝也既而公擊節賞  
之其文曰

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

古詩

歸信吟

孟郊

淡墨洒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遊子

孟郊

萱草集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  
心報德三春暉

律詩

賀陽城郡主 衛伯玉 太夫人恩加 世少 鄧國太夫人

杜甫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  
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諾鸞回紙 紫諾鸞紫  
也鸞謂紙上之 清朝燕賀人遠傳及笄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鸞飛  
報玉身可憐忠與孝双美畫麒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



太夫人因示從事行軍司馬位 杜甫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綠鷓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詩話

詩諷歸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父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前詩云畫堂玉佩紫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良辰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盡末嘗頃刻不供子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後母 伯叔母 所生母 庶母 乳母 慈母 保母 出母 並附

群書曼語 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儀禮

伯叔母父之兄妻為伯母父之弟妻為叔母 爾雅

庶母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已加也 儀禮喪服 慈母如母傳曰

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命

德義序

之也 喪服

**慈母保母**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實裕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內則

**出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不婚也

**古今事實**

**舜事後母**

舜父瞽瞍盲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史記

**後母逐子**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竟逐之

**假降進說**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降去妻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列女傳

**蒸梨出妻**

叱天去妻 並見出妻門

**子諫逐母**

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孝子傳

**不取後母**

曾子出妻終身不取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保其免

於非乎 家語

織履給主

翟方進年十二失父辭後母至京師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履以給方進後三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

臥冰躍鯉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譴之由是失愛於父朱嘗欲得生魚時天寒水凍解衣掘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事伯母券 以下係伯叔母

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三十國春秋

叔母撫育

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不持所生服 以下係所生母

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墓所誣乃乞追服則知蟬巨蟬綫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始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懺引者也 志林

訪所生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浴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

厚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孝十一 志林

乏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  
恨東軒筆錄

雖賤必貴以下係庶母

姑布千鄉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千鄉  
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史

屈節為妾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  
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顛及嵩謨嘗曰我屈  
節為汝家妾詳見母子門

嫡母不禮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

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  
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  
後進領袖有裴秀

截髮供質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氏貧賤女紡績資之審  
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剗給其  
馬又密截髮供饌逵知之嘆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列女傳

諸兄役母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  
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  
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謂道固

曰我賤不足以報費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南史

母耶姑婢

阮孚之母耶姑婢也詳見婢妾門

無外家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潜夫論

為乳母鮮紛以下係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真耳乳母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

哺時思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惻然愍之即免罪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况營救况詰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獨犯焉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耶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乃捨之

殺一乳母見妬婦門

為慈母服係慈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慈母有服自公始

不喪出母係出母

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思之先君子來世也  
母乎子思曰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彼也妻者不為白  
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母偏愛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  
懷嫉妬之心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  
敢與我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  
生之上官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  
親虐則兄弟為仇家有此者皆閉戶之禍也 顏氏家訓

古人不再娶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  
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  
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悻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  
可勝數謹之哉謹之哉 顏氏家訓

古詩

履霜操

韓愈

尹吉甫子無罪為後母譖而逐自傷作云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咎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  
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

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古詩 係所生母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  
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蘇子瞻

温公日錄云其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  
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夫愛君五十着綵  
服兒啼却得償當年亨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  
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與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  
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挑空記面建  
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白薦

雜著 係妾母

妾母之稱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  
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次合稱之云何曰恐  
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爲少母南  
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 朱語錄

乳母墓銘

韓愈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爲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且  
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

貞外郎河南人娶婦生一男五女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日葬河陽縣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矣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子瞻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牛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所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

蘇子瞻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穎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誕子

雙生

遺腹子

並附

群書要語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內則又射義子生男子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內則三月之末擇



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母先相曰母某  
 敢用時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內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注誕大也又發語辭達羊子也生民上竟  
 下簾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  
 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  
 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瓦注半圭曰璋臣之職也瓦紡磚也斯干

**詩句**孔子釋氏親抱洗盡是天上麒麟兒杜掌中貪見一珠新

杜寄漢中王驥之子鳳之雛杜揚杯祝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

汝翁李白憶爾懸弧日余為座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天麒麟

劉禹錫贈張監玉樹長新枝帝應物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

珠白樂天何時能反舖共養白頭烏且有承家望誰能得子

遲掌珠一顆兒二歲鬢雪千莖父大旬王牙珠顆小男兒

羅薦蘭湯浴罷時苜蓿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並同

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籽韓贈盧仝頭王曉曉眉刷

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李賀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臨川虎兒可愛光陸離開

眼已有百步威歐公洗兒歌

雙生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公羊傳孿子之

相似惟其母知之注孿雙生也戰國策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

古今事實

禹契生之異

脩已背折而生禹簡狄曾割而生契六帖

后稷生之異

姜嫄踐巨人跡而孕生子以為不祥棄於水上故名棄即后稷也

生空桑中

維嶽降神

紘麟

鑽鯉並見生辰門

滅若教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之兄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傲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威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於越司馬攻王楚滅若教氏宣四

喪羊舌氏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妙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昭二十八

視子知貪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履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魚之母弟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事文類聚卷之五 德壽堂梓

寤生驚母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

生而回物 見姓名門

夢蘭而生

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敢徵蘭乎

天星孕秀 見生辰門

三白母亡

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

焉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暫之紫泥海右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洗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洞冥記

胡婦生子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

老人子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太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斯溘何因有子女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

言魯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文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嘆服風俗通

老蚌生珠

後漢帝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名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實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禁殺子

賈彪為新息令息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

產子并蛇

竇武女生子并產一蛇

藍田生玉

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生子愧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啟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世說

聽啼知英物

桓溫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遂名桓溫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本傳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琰太傅孫曾孫也傳覽記籍表容止善嘯詠既適

渾生子濟渾嘗與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趣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天上麒麟 見生辰門

方生知死

魏舒微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答云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詣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後果位至司徒

夢虜脫上衣

索克夢虜脫上衣索統曰虜去上男也君婦當生男果然

生日湯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且表不自安一日詎曰二郎獨不記阿忠脫新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上戚然閱之

夢九鶴

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夢燕投懷

張說母夢王燕投懷遂生說定命錄

錯寫美璋

太常少卿姜度謨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美麇之喜客視之掩口 職林

雌甲辰

生丙子

小戊子

並見生辰門

夢賜五子

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范文正公述

生黃鶴樓

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都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亟遷黃鶴樓始旋生公時隔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青箱雜記

試晬知貴見年齒門

夢得基子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碁戶外往觀之其一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一男一女

以下係雙生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當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信十七

一產六子

陸修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嬪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帝系

一產三子

霍將軍妻產三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

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  
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曰曰良以邪生實以已  
生良則以實為兄以良為弟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  
為兄焉 西京雜記

存趙孤兒以下係遺子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禪中得脫朔客  
公孫杵臼程嬰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以文祿匿山中嬰謬謂  
諸將曰吾知趙氏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反在程嬰  
處為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  
報宜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至為之祭邑 史記

有祖風烈

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陵有廣之風烈

同生丁卯

鄭玄子為孔融更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遇害有遺腹子以丁  
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繼父不容

杜祁公行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  
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一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入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櫛上出血數  
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從來孟洛間貧甚  
傭書以自資 東軒筆錄

體有四乳

范忠文公鎮兗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  
仕徒步求之隴蜀間一卒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  
兒亦必然驗之果然遂名曰百常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睽日試兒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  
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  
所取以驗貧廉愚智名之為試週親表聚集致燕草鳥自茲以  
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亦無教之徒雖已孤露

其日皆為供頓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年少之時母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嘗薨歿之後而此事亦  
絕頌氏家訓

古詩

借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蘇子瞻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白浴朋來四君  
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  
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自爛爛開眼電磽磽時頭玉但令  
強筋骨可以耕衍決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  
計久已孰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肉樂軒冕無流矚  
人言殆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三頃田莫待八州錄



洗兒

蘇子瞻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洗兒二首

即文公也

朱喬年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清苦更冠儒。

其二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髯。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賀陳述古弟童生字

蘇子瞻

鬱葱佳氣夜充間，始見徐鄉第一雛。剗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璋詩。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夷仲叔父幼子晬白詞

幼子謂深尚書

黃魯直

骨秀已知騏驎子，性仁端是鳳凰雛。雖不騰渥水，稱神俊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無乃翁斷獄多陰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詩話

自愧無功

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根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

露四坐自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若溪漁隱

犀角豐盈

鄭語云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困故坡詩云未得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文曰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氣可食牛

尺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故杜詩云小兒五歲氣食牛坡詩云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氣後山云虎子墮地氣食牛

晚始得子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

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聞見錄

摩頂能行

東坡中子迫生四歲不能行請辯材禪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一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時犀王四歲不知行抱負頰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逐奔鹿

### 前後身

群書要語前後身本出釋氏輪迴之說

古今事實

取金環

羊祐年五歲令乳母取所美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詰鄰人李氏東園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則祐前身也

沙門前身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後身 洞冥記

取刀子

向靜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水刀子母奪取不予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查數刀令置一處女自識女見大喜

而即取先爭者 具祥記

能記墮井

晉鮑靖字太女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承師前身

唐房瑄為盧氏宰與道士刑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繫地得壘中所藏劉師德與承禪師書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承禪師也 東坡詩序

取香囊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及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夢謝康樂

江南邊錡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謂願託君為父子錡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邊羅漢王壺清節

僧孺後身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旰者稱太守賜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曰我不從彭旰因活萬餘人後必降因名所居山曰復降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因夢立名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

甫家傳 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博鄧禹篤行淳備乃改字淳甫

李白後身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前後身

隋李士謙

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

黃母為龜宣武為鸞鄧艾為羊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於柏後身化為樽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律詩

贈湖州司馬

李白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二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詩話

亡兒再生

顧况字通翁暮年一子耶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百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

能生冥間聞之以精告冥官皆憫之却令生况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之事

樂天後身

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温庭筠嘗戲之云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蒙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譽何也蔡寬夫云

太白後身

梅聖俞贈郭功父詩以為李白後身末云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全篇見風濤之險云

敵帥托身

東越萃淑英張兩王之配也。以之嗣禱岳廟。夢先泫玉引一將  
 至端幃曰。此同姓敵帥名甫字維幹者。前乃赤大成星。思凡  
 降于丙戌歲九月二日亥時。用繼世官。必須脩造。及期創桂香  
 書屋。工畢而生天。愚子遂號幹父。後封揚州衛侯。自是仕進不  
 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教子 父教 母教  
 教姪 見姪門

群書要語 教誨爾子式毅似之 小宛 教者必以正 古者易子

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 善則離 離則不祥 莫大焉 並離

妻下 父詔其子 兄詔其弟 莊子 百世小人 知讀論語 孝經 尚為

人師 雖千載 冠冕不曉 書記者 莫不耕田 卷馬若能 保數百卷

書 終不為小人也 諺曰 積錢千萬 無過讀書 顏氏家訓 註閱閱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六 德壽堂梓

子弟門子弟門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博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闖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同上

**詩句**失學從兒懶杜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坡小兒弄筆不

能噴泥壁書且賞勤錫閑來案上翻筆墨塗抹詩書如老鴉

盧仝先生堂前雪月苦弟子讀書宜兩廡坡

**古今事實**

學詩學禮以下係父教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教以義方

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隱三

教忠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傳二十二

不食示訓見子孫門

教子一經

常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故語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齊柳世隆盛事墳典張緒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教諭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太要教咸誦也萬年乃不復言

戒子承家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恨

子各通經

鄧禹有十二男各命通一經 晉劉殷有七子五子皆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怒其驕傲

顏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屏風書識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識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居家有法

柳公綽最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



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於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

已肉子蔬

五代唐劉蕡父玘為縣令替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蕡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蕡力學舉進士

戒子安分

韓忠憲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已今委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 唐介一日

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為桃李固未嘗與汝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亦自有命惟安分自勉而已 湘山錄

燕客索杖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一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自觀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棹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誦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厚祿何



斷機勉學

孟母三徙居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織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不受魚鮓

吳子世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所以避嫌也

不受蚌鮓

陶侃為潯陽縣吏嘗監魚乘以一蚌鮓遺母湛氏母封還其鮓更貽書責之曰汝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矣

壯猶播捷

王太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將軍踰四十歲不如意猶播捷之故能成其勳業顏氏家訓

筭金易書

唐孟晉王弟勰智湛入朝位驍騎大將軍其子昭好學有鬻書者母顧晉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遂持易之

入仕欲貧

崔元暉為軍校負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亥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聞貨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須特加脩潔勿累吾此意也職官分紀

內訓甚嚴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六 五

呂榮公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  
 默。不以時事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規矩。甫十歲。初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  
 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德器大異於人。

稱槌投足

寇萊公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大夫人性嚴。母不勝  
 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母柩其  
 瘡痕。輒哭。郡記聞。

杖碎金魚

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  
 何異教。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  
 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  
 金魚。燕談

聽客與語

張峯學奎弟。密省几母宋氏白之族也。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  
 輒於窓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殺饌或閑話  
 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  
 笞之。遂不飲終身。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六

德壽堂梓

德壽堂梓

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  
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繹暮習小心翼翼  
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教子

顏之推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  
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  
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王版藏之金匱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孝  
禮義道習之矣凡庶縱不能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

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管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母不能然  
飲食運為恣其所欲直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  
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播捷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  
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  
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古詩

責子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  
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二不識六  
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杜子美  
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稿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夫子美  
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詎病以為拙於生事文律往譏  
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  
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贈張籍

韓愈

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  
出跟踰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揮  
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筓指渠

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  
以內貫帶開袪露毫末自得高巖巖我身躋丘軻爵位不早縮  
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召令吐所  
託解摘了瑟懶顧視窓壁間親戚諺規贊喜氣排寒及逼耳暝  
睨晚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

符讀書城南

韓愈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於  
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十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  
異間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竿至  
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污渠二十骨體成乃  
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

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  
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係父  
毋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  
豈不貴經訓乃苗裔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  
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八郊墟  
烽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  
奪作詩勸躊躇

王得臣塵史云王荆公集唐李杜韓吏部洎歐陽文忠公  
歌詩謂之四選集王莘樂道謂予曰集不取韓公符讀書  
城南一篇何也予曰是篇大概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  
不取也且子有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

譏况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寄男抱孫

盧仝

別來三得書書道遠離父書處甚粗殺且喜見汝手殷十七又  
報汝文頗新有別來縷經年囊益未入斗當是汝母賢日夕加  
訓誘尚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嘍囉兒讀書何異摧枯朽壽義  
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鹿氣強叫吼下學偷工夫新  
宅鋤藜莠乘涼勸奴婢園裏耨葱韭遠籬編榆棘近眼栽桃李  
引水灌竹中蒲池種蓮藕撈漉蛙蜘蛛脚莫遺生蠶斗竹林吾最  
惜新筍好看守萬籬包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  
如搗宅錢都未還債利日日厚籜龍正爾克莫殺入汝口丁寧  
囑託汝汝活籜龍否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請

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鷓莫學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惱弟  
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惱添子郎添子詩見愛子  
門淚子作面垢莫引添子郎赫赤日裏走添子郎小小別吾來  
久久脯脯不得喫兄兄莫撻搜他日吾歸來家人若彈料一百  
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律詩

遣興

杜甫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人知客姓誦得老夫詩

示宗武名驥

杜甫

覓句新知律攤書鮮滿床試塗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時

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十弟  
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聞龜兒誄詩

白居易

憐渠已解美詩童搯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大苦緣年四  
十鬢如霜

愛子

知子昧於知子並附

群書要語撫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羨我恩斯勤斯勤子  
之閱斯鳴鸚愛其子擇師而教之韓師說

詩句驕兒不離膝畏我却復去杜得書報平安肥字如稊黃

知子知子莫若父昭十三



昧於知子人莫知其子之惡大學

古今事實

愛共叔段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隱三

教以義方見教子門

人愛少子

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臣竊憐之願補黑衣之闕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庚太子傳

老牛舐犢見喪子門

抱置膝上

王坦之字文廣父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

不與講論

林道人請謝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王夫人自壁後出云新婦一生所寄惟在此見流涕抱兒以歸謝公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世說

寵愛失教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捨歲文飾其其自改年登婚冠暴慢且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述抽腸囊鼓云顏氏家訓

譽兒癖

王福時五子劬勵勃助勸皆以文顯嘗託於韓彦思彦思戲之

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知子可舉以子係知子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曰午也可

知子必敗

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詰然不謂善曰兵死地而括易言之趙主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及括將行母上書願王勿遣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可乎

視子知貪見誤子門

知子奢儉

范蠡至陶致貲鉅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曰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

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也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子至則楚王怒論殺朱公子明白下勅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汝見吾貧苦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如少弟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豈知財之從來吾欲遣少弟為能棄財也史記

知子賢愚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遺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

知子不能

薛宣子惠亦官二千石始為彭城令宣過其縣心知惠不能案

行舍中處置什物終不問以吏事

知子必富

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

知子能書

見字學門

知子所得

晉穆帝問顏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

知子必貴

唐王珪少與房杜善珪母李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勅具酒食曰二客公輔

才汝貴不疑按杜甫送王砮詩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

不知子能

以下係昧於知子

陳思王植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取植跪曰固當面試奈何倩人時建鄴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不為父所知

山簡濤之子也簡歎曰吾年幾二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遇以常見

謝惠連初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

以豚犬畜

萬迴師神若痴愚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成役安西音問隔絕忽一日朝徃夕返曰凡平善發書視之乃兄手迹其家以其萬里而迴故號萬迴開元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愛子致禍

人之愛子亦罕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皆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明鑒顏氏家訓

古詩

示添丁

盧仝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入家慚愧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因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眷連曉不成寐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杖添丁莫憊爺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闍人於腦後加釘焉人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全處士於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群闍以此禍之

北征

杜甫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臍脚  
不鞵牀前兩小女補綻絳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  
汝寒凜慄粉黛亦鮮包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潤生還對童  
穉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髮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秋甘受雜  
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律詩

嘲小德

黃魯直

中年舉兒子謾種老生涯學語轉春鳥塗窓行暮鴉欲嗔王母

惜補慧女兒謔鮮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有子

不肖子附

群書要語子克家蒙卦 幹父之蠱 裕父之蠱 並蠱卦 篤前人

成烈洛誥 克紹前烈商命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華 國人稱碩

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祭義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

子之子必學為箕樂記 稚子候門陶 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芽稱其家

見韓愈撰馬公墓誌

詩句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杜 弱妻抱幼子出拜忘慙羞韓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杜 是時應門兒紫蘭茁其芽山谷 義

韓愈撰馬公墓誌

之生五之坡兒女嬉笑牽衣李牽衣兒女遞太白扇枕即君  
煩阿香坡大兒踉蹌越門限小兒呶啞語綉帳坡如今莫問老  
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坡

不肖子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世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大誥其父析薪其子  
弗肯負荷左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無逸弗念厥紹柳行莫  
醜於辱先司馬遷

古今事實

才子八人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五世傳一子

楊雄傳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宅楊於蜀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必興吾門

陳群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曹公攻濡須塢孫權拒之乘輕船入曹公軍還作鼓吹公見整  
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吳志梁帝曰生  
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吾兒豚犬耳五代

荀氏八能

荀淑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為少

梁陸瓊幼聰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明基所謂一不為少

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

頭角嶄然

柳宗元少精敏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墓誌

令子

鄭餘慶子渥為右補闕敢言無忌諱憲宗謂餘慶曰渥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從教高昂霄

高孝基見房玄齡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嘗為國器但恨不見其登臺昂霄耳

西平有子 見父子門

竇氏五龍 見及第門

韓氏八龍

韓忠憲八子時以此荀氏八龍 詳見教子門

不才子 以下係不才子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阿謂之渾敦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猜譖庸面服說鬼慝以誣成德謂之窮奇顓帝氏有不才子不可訓

教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禱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昆於貨賄  
侵欲崇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陋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凶族授四  
裔以禦魍魎左文

朱均不肖

堯之子不肖丹朱舜之子亦不肖商均

不辨菽麥

程滑殺厲公荀瑩士魴逆周子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  
慧蓋世所謂癡左桓温第四子禧不辨菽麥本傳

怒其不敬

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齊衣丞相  
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  
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不如友子

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  
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  
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  
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客去卧不起妻恠問故霸曰吾與子伯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貌甚光舉措有適我見曹蓬髮歷齒未  
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兒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其身。

若豚犬耳見有子門

不識金銀

梁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薨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銀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女

不肖敗家

覆試曳白

並見閱子弟門

不隱子過

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為人多欲而寡謹是必嘗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及聞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謂必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子不識字

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作銀字尚書故實

一賢一否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瓌子頰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迹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子為人患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古今文集

古詩

徐鄉二子歌見切悟門

過於海船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

蘇子瞻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澗山高自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隣無二仲他年汝曹多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躡莫指癡腹笑空洞舉兒

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何足夢

贈山谷子

蘇子瞻

黃董三尺世無雙筆頭滾滾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平生崛強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吾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詩話

不肖子三變

不肖子弟有二變第一變為蝗蟲謂蠶莊而食第二變為蠹魚  
 謂蠶書而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  
 之北夢瑣言

蠶莊曰使人去人豈知蠶莊且其法未詳也蠶莊者其法也  
 蠶莊大類也蠶莊之法蠶莊小兒於蠶莊買取蠶莊用蠶莊只今  
 蠶莊心割法未詳也蠶莊之法蠶莊小兒於蠶莊買取蠶莊用蠶莊只今  
 蠶莊三尺也蠶莊之法蠶莊小兒於蠶莊買取蠶莊用蠶莊只今

蠶山谷子

蠶子類

蠶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  
 蠶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  
 蠶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  
 蠶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凡山谷子類

